

# 我的父親馬思聰

(本文插圖刊第五頁)

## ● 馬瑞雪

### 沉醉音符所織世界

我的父親馬思聰是精神世界最豐富的老人，終生不脫童稚的天真。在他的眼裡，無限美好的大千世界，享不盡，看不完。我在父親的微笑中，充份感覺到他的由衷的幸福，尤其是他從書桌上五線譜樂稿間抬起頭的時候；他還沒有從音符織成的世界裡醒過來呢！

父親晚年在美國的日子，泰半住在風景明麗的公寓。從高樓的玻璃窗望去，樓下是燦陽普照的樹海，屋內被母親佈置得溫暖而且井井有條，沒有人打擾他世外桃源的寧靜。

成就和成功不同。成就使人感到昇華與充實，與天地萬物共存。成功匯集了群眾的喝采。然而，群眾是盲從的，膚淺的。當你被捧得很高的時候，覺得自己一無所有。那種虛幻和空洞的感覺，比地獄的懲罰還要難受。

### 與世無爭重視成就

父親與世無爭，他重視成就。  
父親出身望族，家裡兄弟姐妹衆多。祖父馬

育航是清末秀才，祖母黃楚良是海豐第一大地主的千金。父親除有兩個哥哥以外，還有一個姐姐；在他出世以後，連續四個都是妹妹。重男輕女的舊式海豐，久盼不再得子，自然集寵愛於一身。

祖母教子方法獨樹一格。  
溫順樂天的祖母，清早起來操持家務，目送難馴的三子思聰，揹著書包去上學，她就心安理得。

殊料，學校老師忽然傳話要和祖母面談。祖母親往學校，看見老師滿臉不悅。

「馬思聰好幾天都沒來上課，到哪裡去了？」  
「他每天都按時去學校呀！」祖母愕然。  
學校裡的確沒有父親的影子，祖母須獨自回家，盤算著如何教訓這個陽奉陰違的孩子。  
日頭偏斜，父親回來了。祖母不動聲色，恍若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。

### 不喜人家板著面孔

次日清晨，父親照舊揹著書包走在通往學校

的路上；祖母隔著一段距離，悄悄尾隨著他。走了一半，年僅六歲的小男孩，突然改變了路線，跑到海邊去了。

祖母沒有立刻驚動他，看著他嬉浪玩了一陣，才叫住他。

「肚子餓了，回家吧！」祖母溫存地牽著父親的手，把他領回家。

「你為什麼沒有去上學？」回到家以後，祖母才耐心詢問。

「老師從來不笑，還拿木尺打人手板，我不喜歡。」父親據實以告。

祖母不語，轉頭指著窗外的景象叫父親看。  
「那個騎大馬穿華服的人多神氣，因為他讀了很多書，讀書人能做官。那個做苦工的粗人多可憐，因為他不識字啊。」

父親看清楚了兩個完全迥異的狀況，深深的記在心裡。

第二天，祖母把父親送到學校老師的面前，向老師提出要求。

「思聰不喜歡看見人板著臉，他喜歡看人微笑，你要經常對他笑笑。」

從此，父親再也沒有逃學的紀錄。

## 二十世紀小提琴家

父親十一歲到法國留學，離開了祖母的呵護，也沒有其他親人照顧。他跟周圍的孩子們玩，學講法文，從摸著鼻子告訴他怎麼叫開始。同時，他被送到高小讀書。天還沒亮，他就摸著黑上學。他學會了法文，跟上了功課，並且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，受到老師的表揚。

在法國六年，父親主要隨名師學拉小提琴。也學鋼琴和吹長笛。

小小年紀，沒有跟隨左右的玩伴；他自娛的辦法有兩種：和牆對打一個小皮球；不停看書，吃飯時尤其要看書。書，是他好的朋友。他喜歡哲學和文學；他不是脫離實際詩人，他是二十世紀現實主義的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。

父親的領悟能力很強，他精通法文，自學英文，看完整套莎士比亞戲劇集。他不忘背誦中國詩詞，練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。但是，他畢竟是學齡時代在法國長大，儘管回國後寫的中文文章，活潑精采，數量多得可以出幾本書；他自承，中文到底還是沒有法文那麼流暢。

如此精力充沛，興趣廣泛，他野心勃勃，雄心萬丈。

## 任何曲子過目不忘

想當年，父親真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幸運兒。學什麼都得心應手。他的視譜能力強，無論多麼艱深的曲目，他第一次就能拉下來，而且過目不

忘，從此會背。

小小野心家，在學海裡自我充實。他把自己想像是項羽，是拿破崙，是水滸傳裡的英雄好漢。

英雄就要有英雄的樣子。首先，英雄不怕困難，而且專門喜歡克服困難。

巴黎的冬天，冷到零下二十幾度，父親一年到頭只穿兩件單衫。他租的那間房子，窗戶大開，溫度和戶外一樣。房東來收租，凍得不敢進門，他把這間房叫做冰箱。

大雨天，父親不打傘，不穿雨衣，騎著車涉過水照常辦事。他覺得，這樣，才稱得上英雄。

他曾經有一群十幾歲的死黨，其中有一對捷克兄弟。他們一起爬山、游泳、搗亂。有一次深夜，他隨著來自貴族家庭的捷克兄弟，跑到一個華麗的住宅，看著頑皮的孩子不停把石頭扔到院子裡。直到屋裡的人驚醒跑出來，他們才逃得無影無蹤。

父親回憶起那段歲月，笑得很開心。

## 曾到岩洞造訪海盜

十七歲返國，父親滿懷把學到的西方文化奉獻給自己祖國的心願。然而，他沒有為了伸展抱負去拜訪權貴。他腦子裡充滿了音樂、文學、哲學和大千世界的奇觀。他跑到家鄉海豐，去尋訪岩洞裡的海盜（事先花錢打通關係。）

「那些海盜，個個身強力壯，曬得黑黝黝的。他們蹲著吃飯，三個腳趾攀在一根長棍上，像鳥一樣。」父親講得津津有味。現在想來，那些

海盜真的那麼神奇嗎？可能父親用主觀的幻覺美化了他們吧！

尋奇探勝不妨礙父親要在中國燃起西方音樂的雄心，他組織了中國音樂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交響樂團，叫做「廣州交響樂團」。他是中國第一個和樂隊合作的獨奏演員。

除了演奏以外，他開始作曲。十九歲那年，他公費到法國學習作曲。本來講好去五年，不巧有人做生意失敗，暗中用了他的公費。所以，去了半年就回國了。

在中國的演奏家裡，我認為，父親不但才氣橫溢，而且非常英俊，一種男性英挺的英俊。他演奏時，如火的熱情，迷住了無數少女的心。每次演奏結束，他會收到二百封情書。不過，他從來不看這些信。二伯馬思武幫他收信，收齊拿去數，數完全部扔掉。

忘不了父親溫暖的微笑，充滿了愛的微笑。在他的微笑裡，我不會無依無靠。

## 給我一個眨眼公仔

從記事起，我和弟弟的玩具，都是父親精心細選，買給我們的。

四歲那年，我們住在廣州。父親從香港給我帶回一個很漂亮的娃娃。圓得很甜的娃娃。淡褐色的頭髮，長及耳根。晶瑩的藍眼睛會眨。放她睡覺會閉起來，拉她站起會睜開。我欣喜得無以名狀，日日夜夜抱著她。我叫她「眨眼公仔」。

「眨眼公仔」活到四歲，開始慘遭不幸。姐姐和弟弟趁我不在，把「眨眼公仔」拿去分屍，



①馬思聰教授偕夫人於民國57年6月返國在機場留影。

②馬思聰六十歲生日與馬壽華（右）趙友培（左）等合影。



頭身搬家。

我見狀大哭，彷彿世界末日。保母心疼我，設法把公仔縫好。雖然不如從前，我還勉強能抱。

不久，姐姐和弟弟想出更徹底的辦法。他們不僅扭下「眨眼公仔」的頭，還剪光她的頭髮和密密長長的褐色睫毛。

這個娃娃不能抱了，只好扔掉。我整天失魂落魄重複著：「眨眼公仔死了。」

父親深深了解我的傷心，答應出國時再帶個娃娃回來給我。

就在這年，父親經過文藝整風運動之後，隨隊下鄉「治淮」三個月；時值盛夏，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南下去廣州探親。

三個月很快就過去了，父親結束了挖河勞動，親往廣州接我們。初見父親，我愣了，他穿著短袖衫和短褲，曬得像黑炭，我過了半晌才認出他。

父親對他三個月和工農兵在一起的生活很高興，他找到一鋤敲下去就掘起很多土的確門；他不斷為勞苦大眾演奏小提琴；並且，採用當地民謠，譜寫了膾炙人口的小提琴曲「山歌」。

身為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，他南下有很重要的任務，為學校招一批優秀的學生。這一次，他不負重望，招到一批日後都是尖端的人才，為中國的小提琴教育做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。

父親給弟弟帶了一個有趣的玩具，一條寸把長的小泥魚，漆成黃色，張著扁圓的嘴。一吹，即發出脆亮的聲音。弟弟看著父親吹給他看，開

心得拍著手又笑又跳。這條小泥魚，弟弟一直珍藏了很久。多少其他的玩具，都代替不了小泥魚的可愛。

五〇年代中葉，父親被派往波蘭華沙當蕭邦比賽會的評委。他學過鋼琴，登台擔任過協奏曲的伴奏，自然勝任有餘。有天晚上，他從波蘭打長途電話給我們，母親先和他講，然後他要和我及弟弟講。我們不知道長途電話很貴，父親身邊錢不多，講了半天都是要玩具和巧克力糖。弟弟要汽車，我要娃娃。

父親回來時，帶了半箱克力和一個半尺高的娃娃。

「我找遍華沙，就是找不到一個買得下手的娃娃。臨走的前一天，我從街頭一直走到街尾，只看中這個娃娃。」父親告訴我。

這個娃娃頭很大，四肢很短。除了臉和手掌以外，渾身上下都是天藍色的絨毛。頭上像戴了一頂尖帽子。不過，無論是帽子、衣服和褲子，全都是連在一起的天藍色。

波蘭娃娃沒有名字，圓圓的臉五官分明，藍色的眼睛大得有點誇張，顯得格外天真。和「眨眼公仔」一樣，她的眼睛躺下時閉上，站起來時又睜開。小鼻子小嘴，著實逗趣。她像胖嬰兒一樣挺著大肚子。她可以獨立站得很好，但是，我多半讓她坐在我的臥室裡，那個半身高的衣櫃上。

多麼迷人的娃娃啊，我越看越愛。第二天我就用母親淡紫色的頭巾包著她，把她帶到學校給我的好朋友看。

她天天坐在那個衣櫃上，一直到文革動亂我才離開她。本來以為，那只是暫時離別，殊料竟是永別。

因為沒有語言障礙，父親初到美國住在華盛頓附近馬利蘭州，交了一些美國朋友。

那天夏天，父親清早開車把我送到圖書館寫書；他自己則去美國作家韓福瑞那裡，和他合寫一本英文自傳。

韓福瑞四十開外，高大漂亮，像個電影明星。他能言善道，講起話來眉飛色舞。但是，他不務正業，每天父親到他家裡去，他不是按部就班從事寫書工作，而是層出不窮地講發生在美國的靈異故事。

父親信以為真，每次回家都如實講給母親聽。韓福瑞說：他有一個前世是文豪，這世絕頂聰明的朋友。他不用看書，只要伏在書上睡覺就什麼都知道了。」父親說。

「算了吧，韓福瑞天天講怪事，越說越離譜。」母親不以為然，我們都跟著哈哈大笑。

### 思鄉情切訪唐人街

來美半年，父親就買了有游泳池的房子。我常常請留學生到家裡開派對。後院有一棵很大的桃樹，桃熟時節最熱鬧，吃鮮桃，嚐烤肉，晚上在開了彩燈的泳池裡游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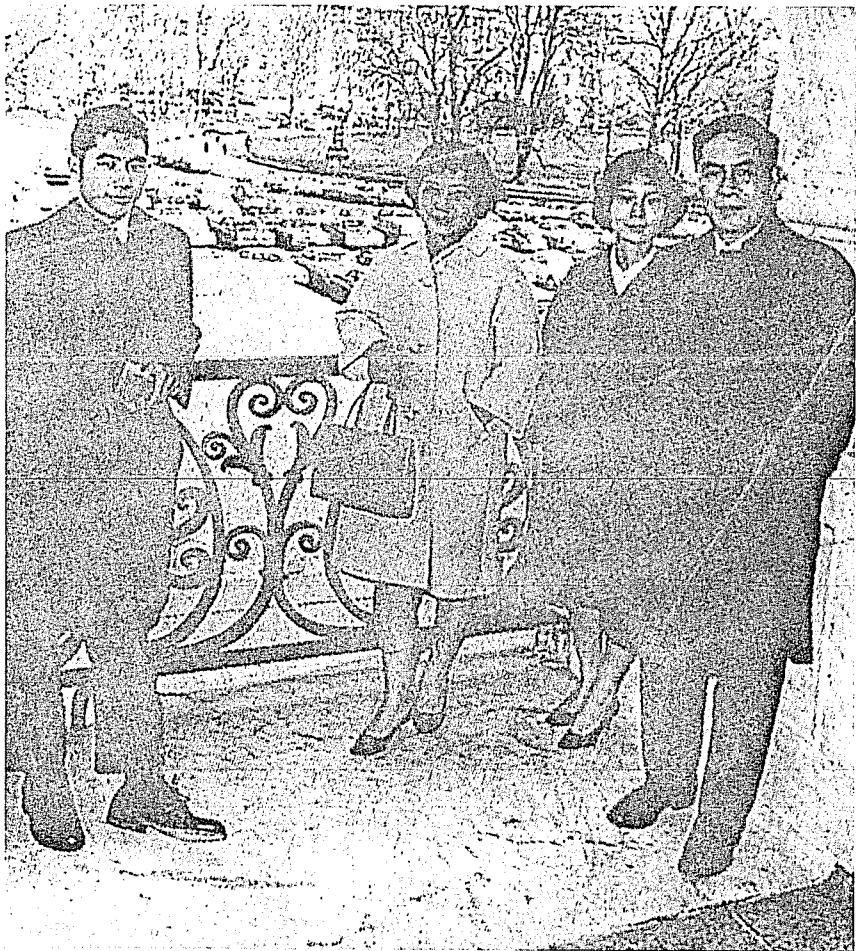
婚後我搬到費城，弟弟也到費城天普大學唸書，父母親想和我們在一起，賣掉房子，搬到費城。



①左起：作者馬瑞雪、馬思聰夫婦、吉章簡將軍及夫人合影。

②右起：馬思聰夫人、作者馬瑞雪、作者女兒、馬思聰教授。





馬思聰夫婦（右一、右三）與男女公子合影。

父親旅居美國二十年，生活安詳平靜。在他和母親的臥房裡，放著一張很大的書桌，和一個很高的書架。書架上放著中、英、法文的哲學和文學名著全集。他常常自己開車到費城市中心的圖書館借書，那是他無數樂趣之一。

父親除了不時和母親一起到台灣、泰國、菲律賓、紐約、華盛頓、波士頓、舊金山、洛杉磯

等地舉行演奏會以外，大半時間從事創作，他創作的數量超過了過去在國內的總和。

休閒時間他常和母親去花店買花，美國的花店很大，花房裡奇花異卉，花房外有氣勢雄偉的花山，年紀大了，他思鄉情切，去唐人街的次數越來越頻繁。兩個孫女兒家玉（Joy）和家欣（Zibby）是他的開心果，每次看見，他都笑著緊

抱在懷裡，和她們開著各式各樣的玩笑。

### 永遠活在我們心中

父親逝世五年了。五年裡國內外的人都為他舉行紀念活動，一九八八年在廣州舉行了第一屆「馬思聰作品研討會」，在台灣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了三場我和父親合作的歌劇場「熱碧亞」。一九九〇年春在紐約林肯中心舉行了「馬思聰作品演奏會」，秋季在北京天橋劇場舉行了六場父親寫的芭蕾舞劇「晚霞」。一九九一年在美國費城舉行了「第一屆馬思聰小提琴比賽會」。

香港多次舉行紀念父親馬思聰的音樂活動。演奏父親的「第一交響樂」，「第二交響樂」，「山林之歌」等，由王貽筠先生指揮。

父親是小提琴演奏家，他的作品以小提琴的曲目最多。

他的「思鄉曲」優美中摻著蒼涼，流傳最多，那是他二十四歲的時候寫的，距今將近六十年了。

揚名中外的小提琴家林昭亮，常常在演奏中演奏父親的作品，我特別向他致以深切的感謝。

一九九二年是父親八十冥誕，十二月七日至十日曾在家鄉海豐舉行「第二屆馬思聰作品研討會」和演奏會。堂姐馬之庸，作曲家吳祖強和蘇夏都是中國大陸推動馬思聰音樂活動的主要力量。

在父親的音樂作品裡，融入了深沉的氣息和溫暖純真的微笑。親友忘不了他的善良，聽眾忘不了他的音樂。馬思聰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。